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說」唐傳奇，「話」故事，「道」意識

作者：

林建佑。嶺東高中。電子一乙。

洪晨維。嶺東高中。電子一乙。

張紹賢。嶺東高中。電子一乙。

指導老師：

王鈺婷 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猶記得甫升高中那一年暑假，老師帶領我們遨遊古代小說的奇幻世界。一句「**小說是人生的具體反映**」，深深震撼我們的心，也讓我們好奇小說與文人、社會背景的關係。但古代小說可以從神話溯源至章回小說，如何由如浩瀚宇宙般小說書海之中選定需要的主題乃一大難題。歷經討論、省思與一步一步的爭議，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對於唐傳奇的溢美之詞曰：「**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¹，讓我們決定梳理唐傳奇。

二、研究方法

因此研究唐傳奇必得重視其作品的深層內涵，故本文擬藉由具代表性之唐傳奇作品的探悉，著重其作品的主題意識，希望能管窺唐傳奇作品內容之思想性，提高在文學上的價值。茲就各章節摘要如下：

第一章「唐傳奇產生的背景」

第二章 唐傳奇的寫作類型

一、「繼承六朝志怪小說的遺風」：志怪

二、「嚮往俠士義行之作品」：俠義

三、「嚮往自由愛情與評估婚姻制度之作品」：愛情

四、「反映政治社會現實之作品」：歷史

三、研究目的

唐人開始有意識的作小說，與當時的科舉制度衍生出之「溫卷」習尚密不可分。爲了切於現實的需要，文人多藉書寫小說來宣揚文采以博名聲。其中必有作者欲寄寓的主題意識，代表著唐人對時下所處的背景、人生課題、乃至價值意義，作了縝密的思考，從而假小說以寄筆端。藉此將自己的意念與寫作意識傳達給普羅大眾，使旁人能夠體會其核心思想。故本文藉由分析唐傳奇故事、人物及主題意識，進而提出見解，望不吝嗇指正。

貳●正文

唐傳奇雖貴一代之雄，蔚爲大國，然載籍缺佚零散。幸得宋太宗年間詔李昉等纂成《太平廣記》。保存了先秦至宋初之野史、小說，而有小說家淵海之稱。

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錄於《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35-49。

本文有關唐傳奇之故事取材，全出自此求得。

我們知道小說自唐傳奇始據完整架構，發展出高度藝術成就，不但在文學上不朽，且令人可一窺唐人的生活文化。因其內容的多彩多姿，除了引人入勝的情節外，尚有許多值得探討與關注的議題，特別是與當代背景實質息息相關者。

一、唐傳奇產生的背景

唐傳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說，它遠繼神話和史傳文學，近承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遂發展成以史傳筆法寫奇聞軼事的小說體制，標誌中國古代小說創作邁入新的創作階段。可以斷定唐傳奇的繁榮，有一定的歷史、社會原因。故本節梳理了唐傳奇產生的原因，作以下探討並歸納統整：

(一)古文運動的推行

唐代的古文運動與小說的交涉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至中唐有了標竿性的意義，故常為後代學者們樂道。因韓愈與柳宗元反對駢文華而不實，不適合用來載道，而提倡的古文運動，希望語言能以文以載道的初衷，讓文章可以以最雅潔之詞彙呈現作者所欲表達的意涵，間接促使唐代的文言小說進步。明代胡應麟從創作的觀點云：「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²

上述之言，乃論唐代小說形成的經典之論。而陳寅恪則更極陳唐代古文與傳奇之間的關係，作〈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指出：「貞元、元和為『古文』之黃金時代，亦為小說之黃金時代。《韓集》中頗多類似小說之作。〈石鼎聯句詩並序〉及〈毛穎傳〉皆其最佳例證。……。要之，韓愈實與唐代小說之傳播具有密切關係。」³此說法即認為古文推動了小說的發展，並間接掃除唐時已然僵化的駢文。

又因唐代時有良好的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開明的政治作風奠定政治基礎，使得人們有優良的生活環境和更多的時間來從事工作之餘的休閒娛樂，而唐傳奇也承延了魏晉南北朝的志仁與志怪小說的文學基礎，敘事規範亦承接史傳的書寫筆法，這種文筆合一結合史才、詩筆、議論的唐傳奇創造出具有藝術價值小說文體。總之，古文運動解放了文體，直接促進了唐傳奇小說的發展。

(二)科舉

² 胡應麟始說，見《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86冊，頁387。

³ 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收錄於《講義與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440-444。

唐時科舉並不彌封，主考官可以輕易知道應試舉人的姓名。故考生爲了增加及第的希望，因此，將自己平日的詩、文、及傳奇編輯成冊，在應考前呈送當時在社會、政治或文壇上享有地位、名望之人，希冀能獲得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這種風尚就叫做「行卷」或「投卷」。

眾所皆知的王維行卷的事蹟，收在《集異記》一書中，描述年屆弱冠的王維，年少即以文章、音樂見長，因而獲得岐王賞識，自由地出入王公貴人的宅邸。但當時張九皋名聲亦很大，故公主早已寫信暗示京兆試官，希望能選張生爲「解頭」。岐王便讓王維穿上錦衣，至公主府第，拿著琵琶獨奏，遂令公主驚爲天人。王維進而上舊作十篇，更獲得公主的歡心。岐王便趁機要求公主放棄提拔張生，轉而推薦王維。公主二話不說地首肯，因此，王維輕鬆拿到「解頭」的名目，又憑著自己的才能一舉登第。誠如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中所云：「唐之舉人先藉當時顯人以姓名達之於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⁴

上述內容，交代了兩件事情：（一）舉人赴進士科考試前，有「溫卷」的習慣，故《幽怪錄》、《傳奇》等書的作品即爲「溫卷」之作；（二）唐人在傳奇小說中展現了史才、詩筆與議論的書寫能力，主要目的使得自己受到大眾激賞，從而增加光耀門楣的機會。而今人陳寅恪、劉開榮等人亦延續了「唐傳奇作品爲舉人投卷之作」的論點，並加以詮釋，並亦舉出現存唐傳奇作品，皆告訴了我們唐人用傳奇小說行卷這個重要事實。

(三)城市的興起

唐以前，由於都會城市尚未興起，因此尚未見有通俗文學的產生。至唐，大都市逐漸成型，除長安、洛陽兩京之外，商業型城市也漸次發展，例如地處絲綢之路西端的敦煌，便已是頗具規模的一座國際商業城市，可說唐代無疑是中國都市發展的開創期，爲通俗文學的發展塑造了客觀有利的條件。

故唐前期的百年大治，是唐代文學興盛的基礎，也是使小說走向成熟的唐傳奇興盛的基礎。即因隨著商業經濟的發達，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致市民階層興起，故爲了滿足市井小民對娛樂的需要，文人聚集的焦點遂由單純的談神說鬼，趨向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提供唐傳奇一些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方法，豐富了新的故事素材。

如游國恩在《中國文學史》一書亦認同，其曰：「唐代傳奇的興起和發展，首先是由於唐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給傳奇小說提供了

⁴ 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35。

豐富的素材，使它由單純的談神說鬼，向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發展。同時，隨著商業經濟的發達，市民階層興起，爲了滿足他們對文化娛樂的需要，產生了市人小說爲文人的傳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內容於藝術方法。」謂唐傳奇能夠突破六朝志怪思想內容的藩籬，大興於唐的重要原因乃起於社會經濟的繁榮。

換句話說，乃說明城市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發揮了相當的促進作用。林立的酒樓、茶館，不但是大眾的休閒場所，更是快速傳播資訊的好管道，構成市民文化的主要環節。使各類民間戲曲、小調或變文等娛樂大眾的俗文學也在此環境下滋生，以應消費者的需求。

(四)藩鎮割據

揆諸唐文化悠久的時空背景，從盛唐過渡至中唐，無疑是一個巨大轉捩點。諸如藩鎮之亂、朋黨之爭、科舉之弊等諸多因素都爲中唐文人們提供了創作的來源，形成了迥異的風格與文體的革新，可以說政治上的變革與文學的發展、作家的心態有密切之關係。故本節試圖在廣闊的中唐文化的背景上，梳理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及文化轉變的重要因素—「藩鎮」，從而探討藩鎮對唐傳奇的影響與形成原因、發展與演變的關係，作一深入研究。

此局面促成眾多具有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新文人集團產生，因爲士人爭相成爲藩鎮的入幕之賓，自稱其出於某某門下，爲幕主及己謀求好的聲望，如此雙方往來，自然形成了文人集團。不難推測聚集一方的文人士子，彼此定有詩文相互酬唱、切磋與薦舉，不但帶來了文學思想和創作經驗的交流，另一方面由於藩鎮主與幕僚亦相互宴飲唱和，進一步鼓勵並帶動文學之創作。如著名的文學家韓愈、孟郊、李翱、張籍等人，即曾雲集汴州，或在方鎮幕下任職，或客遊。大量的詩文往來活動，對於唐傳奇的蘊釀與形成，起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這場叛亂雖最終被郭子儀平定，但造成了唐代盛世重傷至深且鉅，而藩鎮的跋扈、只知貪圖物質上的享樂，甚至蓄養死士從事暗殺行動，只爲了結個人恩怨，亦讓唐人憤恨不平。在此黑暗的時代，唐傳奇反映了當時人民的心願，期望出現許多行俠仗義、武功高強的豪俠。可以說在現實生活飽受威脅的脅迫下，這些虛構人物反而成爲了老百姓心靈上的寄託。

(五)小結

大一統後，社會長期的安定，經濟隨即得到廣大發展，爲了迎合民眾的娛樂需要，唐傳奇幾乎毫無阻力的快速傳播。又唐時科舉取士，各考科中，詩賦雜文最廣爲重視。士人應試前，也常用傳奇文作「行卷」，以求稱譽於世，爲考中進

士科創造條件。加以中唐時如火如荼的古文運動反對駢文，中堅人物韓愈、柳宗元是實踐者，亦是傳奇小說作者，寫出《毛穎傳》、《河間傳》等傳奇作品，促進唐傳奇創作發展。最後安史之亂後，大唐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政治矛盾重重，傳奇作者紛紛不約而同以描寫英雄、俠客的義烈行為為主，對新的美好生活表示了渴望和追求。

二、唐傳奇的寫作類型

前節已陳述唐傳奇的出現，肇始於當時社會背景、經濟狀況或與政治環境皆起了促進作用。開創期約於初唐，乃六朝志怪小說到傳奇的過渡期；而至安史之亂後，種種不平的社會現象亦提供了傳奇豐富的寫作來源；又唐末戰亂四起，社會秩序遭受破壞，文人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也表露出人民內心的期盼。故探析唐傳奇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類：神怪、俠義、愛情、歷史。如圖示：

篇名	出處	太平廣記卷次
枕中記	沈既濟《異聞集》	卷八十二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異聞集》	卷四七五
韋固	李復言《續玄怪錄》	卷一五九
柳毅	李朝威《異聞集》	卷四一九
離魂記	陳玄祐《離魂記》	卷三五八
任氏	沈既濟《異聞集》	卷四五五
紅線	袁郊《甘澤謠》	卷一九五
聶隱娘	裴鉞《傳奇》	卷一九四
虬髯客	杜光庭《虬髯客傳》	卷一九三
古鏡記	王度	卷二三〇
杜子春	李復言《續玄怪錄》	卷一六

(一)志怪類

志怪類多成於初唐時期，可說是六朝志怪小說的末流。此時，唐傳奇的發展尚未成熟，乃處於探索的階段。這類故事之特徵多採虛幻的象徵性描寫，其中亦有假託神祇鬼怪，輔以人性化的效果。這些作品背後的意涵已然超脫了六朝志怪以「明鬼神之不誣」的本質。如：《古鏡記》、《離魂記》等。而《古鏡記》是現存唐傳奇中最早的一篇，汪辟疆《唐人小說》一書說它「上承六朝志怪之餘風，下開有唐藻麗之新體。洵唐人小說之開山也。」⁵以下摘錄《古鏡記》解析唐傳奇中志怪類故事：

⁵ 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頁10。

大業七年五月，度自禦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頭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舍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形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邳陳思恭義女，思恭妻鄭氏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入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劫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古鏡記〉

內文述一面能照見妖物的寶鏡在凡間的種種經歷，藉由多件事情之串聯，顯現寶物能擔負起秩序安危的特質。且除了寶物古鏡外，還出現許多幻設人物，及在古鏡照射下現出原形的精怪。即大業七年，王度從汾陰侯生身上獲一古鏡，故此於江湖上斬妖除魔，除奸罰惡。如某日王度至長樂坡，借住程雄家中。其府上有一婢女，這名婢女長得端莊秀美，名叫鸚鵡。鸚鵡一看到這面古鏡，立刻下跪磕頭，還說「我不敢住在這了。」王度便懷疑此女可能是精怪，遂取出寶鏡朝其照去。此女，沒多久便化回原形而死。

離奇怪異的情節，因而成為唐傳奇藝術史上的奇葩。如朱自強與何衛青在《中國幻想小說論》中提到：「與志怪相比，在總體上，傳奇的神話色彩趨於淡化，是沿著神怪味漸淡、人情味加濃，且更貼近現實生活之路而向前發展。魯迅曾提出『傳奇』是志人小說，也是意指傳奇中神怪已少。傳奇中寫怪誕的幻想情節的作品已經不多，但是寫到幻想情節的作品往往細緻入微，比志怪更具幻想小說色彩。」⁶可知唐傳奇已逐漸跳脫六朝離奇的志怪，轉而從現實生活中尋找新題材；形式上亦更顯完備且具邏輯。

(二)俠義類

俠義類作品出現於文人創作時，乃文人自覺性將此心境投射於作品思想中。因中晚唐後，社會動盪不安致百姓民不聊生，豪俠故事遂隨之而起，又添加政治與愛情些許情節，使得情節更複雜緊張，輔以清麗的語言，而吸引讀者的目光。

⁶ 朱自強、何衛青《中國幻想小說論》（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頁 23-24。

如〈聶隱娘〉、〈紅線〉等名作，尤以〈虬髯客傳〉是唐傳奇中的名篇，人物雕塑虛實交錯，故事發展高潮迭起，歷來多有學者對此提出相關見解。

文章陳述：隋末，隋煬帝出遊揚州，命重臣楊素留守長安。楊素驕橫，據床見客，遭到李靖批評。楊素的家妓紅拂由此愛慕李靖，與他私奔太原，在路上旅店中結識捲鬚子的虬髯客，三人一見如故。隨後聽李靖說李世民乃「真人」，就急於相見，見後驚歎：「真天子也！」但又不甘心就此止步。故又請來更高明的道士看李氏相貌，道士「一見慘然」，告訴虬髯客：此處不是你的世界，要另尋「他處」，遂無心再爭天下。便邀李靖與紅拂回到長安，將自己為打天下籌集的大量財寶咸贈予，以輔佐「真主」李世民。自己與夫人乘馬遠行。十數年後，李靖做了唐朝的宰相，虬髯客也做了扶餘國國主。

與傳世文獻對照，故事中的歷史人物面貌變動不大。如隋煬帝的昏庸暴虐、楊素的貪逸驕貴、李靖的內斂隱忍、劉文靜的善相知人等，與史傳記載多有吻合。唯較有出入乃唐太宗李世民，小說將其形象神話，以呼應此乃得天命的一代開國之君傳奇。

但角色出場設計其實是虛實交錯，虛構人物包括虬髯客、紅拂與道士。虬髯客的存在則與唐太宗相互呼應，表達作者「天命所歸，君權神授」的思維意識；而紅拂的角色間接傳達出男子應擇良主，女子則依良夫的觀念，大加稱揚紅拂的慧眼識英雄；又道士形象的設定則強化道教的地位，因其勸退了亂世中如虬髯客般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家。故小說的推進以虛御實，讓由虛構角色主導故事的發展，進而道出「天下一統，終歸李氏」的主旨，顯然作品目的在烘托李唐王朝統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綜上所述，唐傳奇塑造了一批富有俠義精神、義薄雲天的豪俠形象，如唐李德裕《豪俠論》一文，談論了何謂俠義精神。其曰：「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⁷加以故事背景取自真實，使得作品具豐富的社會內涵，為後世武俠小說奠定了基礎。

(三)愛情

愛情類小說在唐傳奇當中佔最大比重。中國是以父系為主的社會，女性地位屢受壓抑，已為時很久，故女性的婚姻和經濟生活、社會地位等，可以說一點都不受人重視。但自武則天由皇后一躍而為大周皇帝後，以她的雄才，不但在延攬

⁷ 〈唐傳奇裡的俠客——從聶隱娘、紅線女說開去〉。取自 <http://www.jianshu.com/p/435503190e7c>

人才、處理政務方面有特優的表現，更開設女官，對唐代女性的社會地位，自然提升了許多。在這樣一個嶄新的環境營造下，自然而然產生士子娼妓愛情文學佳構。故本節以唐傳奇愛情故事名作——〈鶯鶯傳〉為研究，試圖從情節中探究人物形象塑造及主題意識。

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知復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鶯鶯傳〉

元稹所作的帶有自叙性的作品，內文講述張生與崔鶯鶯在寺中相遇，一見鍾情，詩歌唱和後，相約於西廂共度良宵。幾個月後，張生赴京趕考，落第亦拋棄鶯鶯，更批鶯鶯不貞，而張生的朋人居然都讚揚張生決定正確。

唐代雖然政治較為開明，禮教對女性的約束為仍影響著社會的認知。故部分學者認為，唐傳奇的戀愛故事，批評門第制度，讚頌戀愛和婚姻自由，〈鶯鶯傳〉是後世當中最著名的傳奇之一。從鶯鶯在禮法和情欲之間的游移，突顯出她對愛情的期待，展現她大膽的婚戀追求，進而掘發鶯鶯和張生於愛情事件中所展現的心理徵兆是父權至上的觀念制約。鶯鶯的美貌、才情在父權的扭曲下成為妖孽象徵，而鶯鶯亦如此界定看待自己；張生更在此價值的框架下，形成自身情感與社會期待的衝突。

(四)歷史

陳鴻《長恨歌傳》是唐代傳奇中的優秀之作，為他贏得生前身後名，可知其《長恨歌傳》流傳之廣。敘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之間的愛情故事，玄宗因寵幸楊貴妃，而忽略朝政，將先祖辛苦自馬上打來的江山逐漸敗壞。安史之亂後，玄宗不得已賜死愛妃於入馬嵬坡。戰事弭平，又召道人索魂天上與楊贈割相見的事情。可惜後人研究熱忱並不高，特別是與白居易《長恨歌》研究熱度相比，顯得相對冷淡。可以說能從文本挖掘的空間尚大，故本節試圖對《長恨歌傳》進行故事分析。

從故事內容看來，作者似有意灌輸「女人禍水」的思想，故云：「欲懲尤物，

窳亂階，垂於將來者也。」⁸懲的對象明顯直指楊貴妃，把禍國殃民的罪過歸於女子，完全是一種封建父權下的思想。但實然故事中對唐玄宗和楊貴妃二人行徑都毫不隱蔽地揭露，特別是極力描寫了唐玄宗荒於政事、沉溺聲色的昏君面目，提醒後世君王勿沉溺女色。

可惜，在歷代讀者的眼裡，《長恨歌傳》多被視為一部愛情悲劇，有如漢大賦特色之一「勸百諷一」，其根本不足為訓。可以說由於國家的動盪不安給人民帶來無限苦難，人民便把希望寄託在大唐的興復，即是對李、楊二人進行了批判以後，又寬恕了他們的原因。尤其是楊貴妃的死，引起了人民的無限同情。

(五)小結

文學是中國社會的一種詮釋，然而文學有其自主性。唐代文學中，傳奇大部分較偏重於事件的敘述，以較寫實的手法展現現實的生活，涵蓋的內容頗為廣泛，所能提供的社會訊息也自然而然的更為貼近生活。加以始「有意作小說」，也就開始有了作品的主题，反映作者的中心思想。故本章皆摘錄極具典型代表性的作品，其精彩豐富的題材內容，也是後代各類型小說爭相模仿對象。不僅在文學、體裁的沿革演變上，佔有一席的歷史地位；寫作技巧上也有極其重要的突破性表現。

參●結論

唐時統治者對思想大為寬鬆，故女性得到極高程度的自主性。因此，唐代女子在情感表現上較傳統的女性坦率、大膽許多，如步飛煙的偷情、紅拂的夜奔、紅綃的逃亡，可見他們不但已有了「愛情自由」意識，且更勇敢的付諸行動，作者有意識書寫擺脫社會禮教束縛之女子，進而構成了唐代女性獨特的新風貌。但還是能發現這些女子雖多傲然不屈，結局上輒難脫婚嫁，顯示了她們與現實社會的妥協。起因自胡族較無明顯男尊女卑價值觀，使男性失去了原本後天上優勢，造成文人隱晦的抨擊。加以隨之而起的宋朝風氣特重儒家禮法，使禮教觀念又開始束縛女性的一切思想。總結來說，古代女性不但在政治、社會上毫無地位，即使在法律上也難與男性齊平，唐代女性之開放僅僅曇花一現。

幸隨著時代的演變，現代男女的地位差距漸次縮小，職業婦女亦隨之增多，妻子對丈夫經濟依賴程度也不似以往。故傳統父權觀念逐趨於平權，如古代「男

⁸ 〈長恨歌傳〉 - 台灣 Word。取自

<http://www.twword.com/wiki/%E3%80%8A%E9%95%B7%E6%81%A8%E6%AD%8C%E5%82%B3%E3%80%8B>

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型態，婦女僅擔起子女與老人的照護問題，或女性必生男，替夫家傳宗接代的觀念也較於過去淡薄，不再似唐傳奇筆下的女子，即便擁有令人激賞的才情，終究還是會回歸成傳統的女性。

肆●引註資料

一、專書

(一)古籍、原典(按年代排序)

1.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2.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

(二)近人論著(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1. 朱自強、何衛青《中國幻想小說論》，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
2. 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
3. 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收於《講義與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4. 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出版社，1990年。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於《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

(三)網路(依網路名稱筆劃排序)

〈唐傳奇裡的俠客——從聶隱娘、紅線女說開去〉。2016年10月8日，取自
<http://www.jianshu.com/p/435503190e7c>

〈長恨歌傳〉-臺灣 Word。2016年11月8日，取自
<http://www.twword.com/wiki/%E3%80%8A%E9%95%B7%E6%81%A8%E6%AD%8C%E5%82%B3%E3%80%8B>